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九十七回 蕩鞦韆只在銅錢一眼 救慈母了結塵世孽緣

卻說曹國舅乃宋曹太后的胞弟。弟兄二人，國舅名大，他的兄弟就叫曹二。弟兄倆雖是一母所生，性情行事，卻大不相同。國舅是仁慈長厚，寧靜淡泊，好行其德，與世無爭。雖居繁華隊裡，卻從不預聞朝野之事。但有人求他救濟苦難，只要力之所能，無不盡力相助。因此大家稱為大善人。曹二的脾氣可就不同了，陰險狠毒，貪財如命。雖為國舅，而吝嗇成性，常常拿出皇親聲勢，欺壓平民。不論錢多錢少，只要可以拿得到的，不肯放過一文。到了銀子進手，無論如何，不肯捐舍一文。數年間，為這一個財字，巧取豪奪，明索暗劫，不知害過多少性命，拆散多少人家。國舅屢勸不聽，只得奏明太后，和兄弟分宅而居。後來因同居一城，有些事情仍不免把自己拉在裡邊。許多人受了曹二之害，來向國舅泣訴，或懇求幫忙。國舅既不得於乃弟，只有盡其力之所及，傾囊代為賠償人家。但他既不要財，財也不肯無端上門。國舅自己和一家人用度雖極簡樸，而因曹二之事，替他賠墊之數，每年卻不在少，因此把個赫赫的國舅爺，弄得一貧如洗。好在他本心只愛大道，什麼功名利祿，一概不放在心上。況是皇親國戚，盡管他貧到如何田地，一口菜飯，一件布衣，橫豎是少不了的。他有了這點憑藉，已算分滿足。他常對人說：「我承天家恩遇，不耕而食，不織而衣，得以人家營營生活的時間，靜室焚香，虔誠修道，這等福氣，真不曉幾生修到。不料我那位舍弟，一天到晚，總是想弄人家的錢，也不管人家是賣身的錢，還是破產的錢，他都會一律笑納。可不曉得弄來這許多錢，究竟有甚麼用處？若說他本人吃用，總是一張嘴，一個身子，不見得比我這沒錢的人，格外多吃些多穿些；要說遺他子孫，可憐他那幾位公子，已經被他的財產害得一個個成了花花公子，除了嫖賭混賬之外，一點本領都沒有。倒不如我這兩個孩子，還肯讀幾句書。縱不怎樣出色，也不被人說這等皇親人家的子弟，全是繡花枕頭，表面好看，肚子裡全是茅草。照這樣看來，有錢人實在還比窮人更吃虧些。偏偏他就會這般看不透，這也不知他的心裡是怎生一個念頭兒。」

這曹國舅從二歲後，就長齋修道。三歲上，經呂、韓二仙親往試他道心的堅否，結果卻是非常滿意。臨去的時候，現出真身，上天而去，給他親眼看見世上真有神仙，可以益堅道念。到了後來，韓湘子又到他家，和他談了三天的大道，把個國舅欽仰無以復加。從此湘子便留住他的府中。有時雖也往來南北各地，每逢事畢回來，仍舊住在他家。轉瞬多年，因國舅虔誠精一，學得很有些道行，兼通許多法術。湘子命他再過幾年，等他兄弟惡貫滿盈，你的兒子可以成立，那時便當出家，遊玩山水，鍛鍊筋骨。

國舅聽說，便知兄弟必無好結果。他是極孝友的人，心中兀自悲愴，曾把此意，微言婉諷地再三告誡兄弟。無奈曹二一生只曉得一個財字，什麼報應，什麼大道，完全不放在心頭。有時國舅勸得急了，幾乎淚隨聲下。曹二反哈哈大笑，說：「兄長這樣癡呆，將來怕要變成瘋病。」便去替他請了一位太醫院的御醫，到國舅府中替他診脈。醫生到了府中，把國舅弄得莫名其妙，問起緣由，才知道是他的好兄弟一片友愛心腸，特地約來替兄長醫治心疾的。國舅真弄得又好笑又好氣，只得婉謝了醫生，送他回去。

這事被湘子知道了，笑得幾乎打跌。因對國舅說：「令弟罪惡滔天，罄竹也書寫不完。他的結果，已在冥中注定。你如何挽救得了？」國舅涕泣道：「弟子何嘗不曉得這等人冥頑如牛，蠢笨如豕。而陰險狠毒，又如狡狐；貪得無厭，類於豺狼，本已無可理喻。但恨弟子枉為兄長，不能防閑於先，養成他的劣性，又不能勸導於後，致令他陷入紀綱。此心耿耿，何以自安？弟子也但求心之所安，竭力之所能，苟能挽回得一分惡念，也算盡我做兄長的一分責任。聽與不聽，改與不改，其權在他。弟子又何能為力呢？」湘子聽了，不勝歎息。

一天，國舅生日，曹二全家都過府中奉觴。因國舅心厭煩囂，並不驚動親友。但自己家中骨肉之親，不能不准他們過來盡個禮數，並在府中設席，舉行家宴。席間，曹二盡說些名利場中之事。國舅卻不住地談些性理之說。兩弟兄講的話兒，恰好處於極端相反的地位。國舅心中忽然想到一事，出席說道：「今天愚兄的賤辰，承兄弟、弟婦和姪兒女輩，都來稱觴，感激得很。愚兄新近學得一點小玩意兒，做出來，替兄弟們佐酒何如？」曹二夫婦都笑說：「難得兄長開心，我輩極願領教。」還有一班孩子們，聽說有甚麼玩意兒，更歡喜得不得了，都聲席而起，跑到國舅身邊來，看他怎麼玩法。國舅命人取來制錢一文，錢孔中橫穿二線，成「」字形，高擎手中，吹口氣，唸唸有詞，喝聲大大大，那錢便逐漸放大起來。一霎時，大約有小銅鑼那麼樣兒。國舅又閉目念咒，咒到一隻大老鼠。國舅將它捉來，放在錢眼中間，喝聲疾，那老鼠便在錢眼中，憑著「」字線，大翻其跟斗，忽上忽下，忽東忽西，竟翻個不停，惹得大小男女人等，哈哈大笑起來。

曹二也鼓掌大聲贊揚：「兄長好本領，好興致。一個老鼠，居然也能玩出把戲來。卻不知兄長什麼時候訓練起來的。但翻來翻去，盡是一個跟斗，而且跟斗總翻在錢眼裡，又不會跑出圈子外面去，似乎還不甚有趣。」國舅一聽這話，慌忙說道：「這麼兄弟的意思，覺得銅錢眼裡翻跟斗，還不甚有趣麼？」曹二道：「正是這話。要能翻出圈子外面去，本領才更大了。」國舅又大聲道：「哦，兄弟的意思，是望它跳出這銅錢眼兒去麼？咳！兄弟啊，這老鼠就只有這點蠢本領，似這般翻來翻去，總不過翻在錢眼之中。愚兄也想叫它翻到圈子外面去，可是教它多少次，總是不得明白。看這情形，大有千翻萬翻，翻來翻去，翻得頭暈眼花，神智不清，直要翻到四腳筆直，才會翻出圈子去呢。可是身已死了，還有什麼用處？徒然惹得人家永遠的譏笑唾罵罷了。這等才叫做老鼠的見解，老鼠的本領，究竟是不值一笑的啊！」他一面說，一面偷偷地瞧看曹二。

誰知曹二真個冥頑，也不曉他是真不明白，還是假裝糊塗，只是一味的訕笑。同時那老鼠也不住地盡翻。國舅見兄弟如此昏憤，便把老鼠趕下，說道：「這一種玩意兒，就叫作銅錢眼裡翻跟斗。要說銅錢這樣東西，它的魔力才厲害咧，不但使人翻跟斗，還可使人蕩鞦韆哩。」於是把錢眼中的「」字線解下，另換兩根並行的線，下面縛一條細小橫木，做成鞦韆之形，再吹一口氣，叫聲大，索性把銅錢放得和大鑼一般大小，又咒來白兔一隻，放在鞦韆板上，這兔便不住地蕩起鞦韆來。看它一上一下，一起一落的，好不有勁，惹得眾人又是一陣大笑。國舅見兄弟還是不大理會的樣子，心中不覺一陣悲哽，卻忍了又忍，歎口氣說道：「你們瞧瞧，這兔子的蠢笨，可也不在老鼠之下哪。它仗仗這銅錢的力量，一刻不停地在這錢眼兒裡蕩鞦韆，蕩來蕩去，還是這麼一回事兒，結果它本身蕩得要死。死了之後，這一文錢，又進了我的囊中，它卻帶不得一文錢去，豈不可憐！豈不可笑嗎？」

曹二聽到這裡，才覺得有些面紅耳赤的光景，便搭訕著一陣狂笑，趁勢收場說：「好了，好了，兄長別玩了。我們再來喝上幾杯，別惹得兔子、老鼠，笑我們一般只會蕩鞦韆，翻跟斗，不會享一點清福呀！」國舅收了錢，放了兔子，舉起酒杯，和兄弟照了一杯，方笑道：「要享清福，除非永遠別像這兔、鼠的樣。大家跳到錢眼外面去，方可自由自在，恣意逍遙，永遠做愜意人兒。要是盡在營營逐逐，一味價為名為利，到頭來大限臨頭，還不是和鼠、兔一般，只是玩把戲給我們看。它們本身弄得滿身大汗，徒然作我們的笑談資料。結果，連一文錢的權利都不是它的，何苦來呢？所以明達之士，最重性命之學，求長生之道。凡是世上所有的東西，無論好看好玩，好吃好用，總和這個銅錢一般。完全不是我所能有。縱然暫時取得，不過是替世上人做個短期看守的奴才，財帛金銀，積得越多，看守的人越辛苦，而性命也越發危險，實在是人生最最犯不上算的事情呀！」

國舅這一番做作和議論，自謂算得婆心苦口，透澈非常。可是曹二聽了，卻語語覺得可厭，處處覺得發恨。聽到這裡，便回轉身，和國舅的夫人猜拳行令起來，就是暗諷他兄長，免開尊口的意思。國舅到此，才把一條火熱的心腸，完全浸淹冰窖子裡。覺得湘子所言冥中注定之說，一點不差。老二既迷惘至此，這等苦口良言，徒然惹他厭恨，反傷弟兄情感。看來此中定數，人力萬難挽回。此後只好聽其自然，各走各的路。且等自己修成大道，看他沉淪孽海，再行設法救他。當將此意對湘子說了。

湘子笑道：「本來早對你說，事有前定。在你手足之情，知其不可為而為之，也是你的好心。所以我也不忍來阻你，究竟這也不過盡你自己的心罷了。事實上是一點兒沒有作用的啊！」國舅默然良久。湘子即勸他丟開別人，早顧自己的前程要緊。

國舅聽了他的教訓，從此便專顧自己用功，索性足跡不出大門一步。湘子卻因諸仙邀他同赴泰山，料理王泰母子相逢之事，和他暫時分別。臨行時，約他於三年後，在衡山頂上相會。國舅默識於心，在家又靜守了一年多。

果然兄弟曹二，被人民告訴，御史奏參，有旨交法司鞫問屬實。此時太后早崩，朝中又換一番景象。舊時曹二一黨都失職歸田，聲勢大衰。曹二竟被司法擬奏上去，本人處死刑。家屬加恩，免予發配，財產充公。唯國舅一面，因素不預聞外事，平時雖在朝中，卻與外人從無交結，因此得免株連。國舅反得出頭料理曹二家事，及曹二身後一切殯殮之事。事情一了，便把自己家務，一應交給兩個兒子。

自己竟自芒鞋竹杖，遁出家門，前去衡山，會那韓湘子去了。他雖修道多年，卻足跡不曾離開京城一步，此時忽要他一人走這長途的路程，這一路風霜委頓，自不必說。好在他已學成許多法術，盡足抵禦一班邪魔外道，所以還不曾冒甚危險，卻平平安安到了湖南衡山頂上。

湘子已先在那裡，替他預備了一間石室。師兄弟相見，不勝欣悅。湘子笑道：「你瞧，你雖然跑了這段路程，我卻替你把簇新的家室都弄好了。自來修仙了道之人，大概再沒有比你愜意的了。這也因为你數百年來修持勤慎，功行很好，所以鐵拐祖師特地加意栽培於你，才有今日這等異數。」國舅聽了，望空叩謝，並動問王泰之事。

湘子笑道：「那是諸位仙師數百年前做好的局面。如今不過是按預定步驟，舉行故事罷了。若說這事的主要人物，還只有何大仙姑一人。此番之事，因元真夫人劫運屆滿，合該脫災。是仙姑邀集我們，同到泰山，再去蓬萊。召來他的公子王泰。大家開了一次會議，當決全體致書二郎，作個先禮後兵的辦法。因當年替王昌作媒主婚，全是月老一人。後來二郎怕見眾仙之面，退居灌口，仍由月老前去，請他出來。所以此時仍派月老送信與二郎。要知二郎性格，眾仙都是領教過的。明知舊事重提，反逢其怒，甚至還要傷及許多朋友情感。但也不得不先和他客氣一番。這信一去，果然月老頹喪而回。據他報稱，二郎接到公函，大罵眾友干涉他的家事，聚眾相挾，太無朋友之情。他也不怕我們如何公憤。萬一大家和他動起手來，他可奏明玉帝，調齊全部天兵神將，和我們見一個高低。這等話說得真不近情理。好在我們倒是相知有素，早知他決不會容情的。大家聽了這等蠻話，倒也不甚動氣。於是喊出王泰，叫他尋找他的母舅，辦好交涉，再來救他母親。我們一共有□幾位天仙，都借與他種種法寶，並允在後方接應，叫他不必害怕。這王泰因生母久壓泰山，心如刀剗。早想獨力去找二郎，卻被何仙姑再三勸阻。

「他又耍劈開泰山，先把母親救出。又得張果老勸他：『你母親雖在山底，卻比在廟中更舒服適意。等他災一滿，自有出頭之日。此時憑你的法力，區區一座泰山，休說劈出一條路子，就是將全座泰山，搬個□萬八千里，也非難事。可是二郎那邊不曾說好，一輩子總是冤仇。你母親雖得出頭，還是不免受禍。何如再等幾時，且待你母親罪滿災退，不怕二郎不答應你。即使他再逞強，那時是他做得忒過份了，天理人情不能容他。放著我們這許多仙人，還怕幫不了你的忙麼？』王泰聽了，才沒話說。

「後來他父親王昌修成地仙，曾至山下，和他娘相見。王泰也得仙姑的指示，前去相會。夫妻父子，在這山底洞府相逢，一場哀哭，卻驚動了元始、老君兩位祖師，於是大發慈悲，代向玉帝前說情，叫元真於今年本月，出頭皈依。偏偏這位二郎，又如此倔強起來。因此王泰振振有詞，理直氣壯，立刻要和這位母舅拼命去。既得眾仙扶助，益發膽壯百倍。當即向呂純陽師尊借來寶劍，縱雲頭直上九天，尋到二郎三界巡按的行宮內。

「二郎得報，立刻點起部下兵將，和他交戰。王泰因得眾仙教授，法寶最多。二郎也不是尋常之輩，雙方才打得個功力相當。後來他們又比劍比法，鬥術鬥陣。一場惡戰，二郎卻失敗在他的劍下。因王泰學的是玄女天遁劍法，使的是呂師干將寶劍。劍是天上地下第一口寶劍，劍法又是三界九流中第一流劍法。二郎如何抵敵得住？被他退入海中。二郎和平和夫妻卻是極熟的，而且平和出身西海，屬於灌口地界。從這一點排來，他們還有點賓主僚屬的關係。平和一聞他到了，忙率海府神兵，將他保護起來。一面出來向雙方調停戰事。結果是二郎允許王泰劈山救母，王泰母子須向他叩頭認錯，從此言歸於好，各無異心。二郎勉強答應。平和先領著王泰叩見舅父。然後由二郎帶他同去泰山，揭開符咒。王泰一斧把泰山劈為兩半，迎出生母，與二郎相見。一場仙凡結婚的宿案，總算解決下來。」

湘子把這事講完之後，又問了一回國舅的近況，又傳與他許多玄門大道，令他在山修持。

又過了二□年，方由呂祖奉老君之命，賜八景宮靈虛玉笈全函。更□年，讀畢，方得完全成道。合之李鐵拐、鍾離權、呂洞賓、何仙姑、藍采和、張果、韓湘子共成八仙。即世上所稱八洞神仙。

本書敘述至此，所言八仙修道歷史，已可告一大段落。

此後尚有關於八仙成道後幾件大事。列公切勿心焦，再看下回分解。